

當然，這其中背景與我生長於三十年代的歐洲大有關係，在當時，每個人都好像發了瘋一般。我們才剛剛結束第一次世界大戰，可是我們的所作所為彷彿都是為了發動另一次世界大戰而設計的。在德國，有希特勒的興起，顯然，德國處心積慮想報復，因為我們（英國）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獲得勝利。因此，我覺得那是很瘋狂的，我從參與過戰爭者的口中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一切情形，有幾百萬人死亡。為第二次世界大戰而準備的想法，可說是瘋狂到極點。然而，這是個自命為基督教徒的社會，基督教應該是要人們變得更文明的，二千年的發展，卻落得這種結果。

所以，那時候，我開始探索歐洲以外的人類社會思潮，一種比較理性的方法。我並沒有排斥中國儒家思想，我發現儒家很吸引我，因為儘管孔子認為我們要順天理，但他也承認對上天一無所知，只是要求我們「敬鬼神，而遠之」。

當我研究佛教時，它似乎比儒家更好，我發現佛教是完全的無神論，使得我對佛教產生興趣。此後，便繼續致力研究佛教，但所得不多。後來我到海軍服役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打了四年的仗，只要有時間，我便埋頭於佛學研究。

讓我跟佛教結緣的是一次到錫蘭（當時稱可倫坡）的訪問，使我有機會造訪佛寺和佛教圖書館。在佛教圖

書館裏，一名僧侶把「巴利聖典學會」所翻譯的三藏英譯本拿給我看。這是我第一次嚐到佛教文獻的滋味，增加我興趣的，就是那真正的佛教文獻。

問：請問您是對基督教哪一點感到不滿？

答：我們被告誡要活得像基督徒，甚或要像耶穌，我發現那很死板。還有，教導我們要祈禱，我卻發現祈禱從無用處，因為那是完全不實在。按理，基督教是歐洲，尤其是我居住地英格蘭的一種指導思想。如果，這便是美好的基督教在兩千年文明之後所帶來的結果，它就一無是處，我們需要更好的東西。當然，也可以尋找各種政治上的替代方案。

我隱約覺得有更理性的方法存在著，所以我就想將那方法找出來，那不一定是宗教，或許只是一套信仰，或哲學的指導原則。我終於在佛教裏找到。

問：請問佛教對您有什麼意義？

答：那是一種又明智又吸引人的研究事業，佛教是深不可測的。當我從海軍退伍後，從政府領到一筆退伍金，讓我可以上大學，那是我以前不可能辦到的。因為我對佛教有興趣，當我發現有機會可以學習梵文及巴利文時，為了要閱讀原文的佛經，我決定利用在大學裏的自由時光拿來研究梵文及巴利文。

華特博士專訪

鄭維儀譯

(一九九五年二月十七日吳淑瑜、李雪兒訪問於華特博士多倫多寓所)

(譯自加拿大多倫多大學中國佛學會《慧光》季刊，一九九五年春夏特刊)

華特博士原籍英國，為多大退休之佛學教授，著有《印度佛教史》一書，學界公認為經典之作。

問：請問在什麼因緣下，您對印度佛教產生興趣？

答：這個問題需要好幾個禮拜時間才能詳細回答你！簡單的說，我對佛教產生興趣，是因為我對基督教感到不滿。我出生於嚴格的基督教家庭，但當我十五歲時，我發現已經不可能繼續信仰基督教了，基督教似乎與我們生命中的一切毫無關聯。當時，我就讀於一所英國國教學校，校長本身是英國國教教士，他強迫我們接受一個星期兩小時的宗教課，課名為「經典」，屬於第六級（最上級），由校長親自授課。我讀第六級前，校長簡單地把這堂課稱為「基督教」，但不知為何，在我修這堂課那年，校長將課名改為「比較宗教」。其實，課程內容還是一樣。他總是猛烈地抨擊其他宗教，將它們貶得一文不值，藉以顯示基督教的卓越。我們所用的課本也是如出一轍，站在基督教立場辯解，歪曲其他宗教，以顯示基

基督教的卓越。然而，因為我已經對基督教失去信心，不準備接受他們的說法，我開始對其他宗教產生興趣。

校長要我們把其他宗教與基督教做一番比較，並依序排名。我將佛教列名第一，也許是因為它和基督教最為不同。再者，也許是因為我是學科學的，我對科學是既有興趣又拿手。科學詳細解釋一切萬物及求知方法，也由淺而深的說明這個世界。宗教卻幾乎背道而馳，宗教只談教條、啓示和其他難以親身體驗的事情。

唯有佛教與科學類似。至少，那本書上所介紹的佛教是原始佛教或上座部佛教，即所謂的純佛教，皆很合乎科學。大乘佛教被認為已經變質了。但純佛教看起來是很科學的；事實上，它包括四聖諦和八正道。在我看來，那是可以被瞭解的，且它的方法也是科學的。這就是我如何對佛教產生興趣的原因。